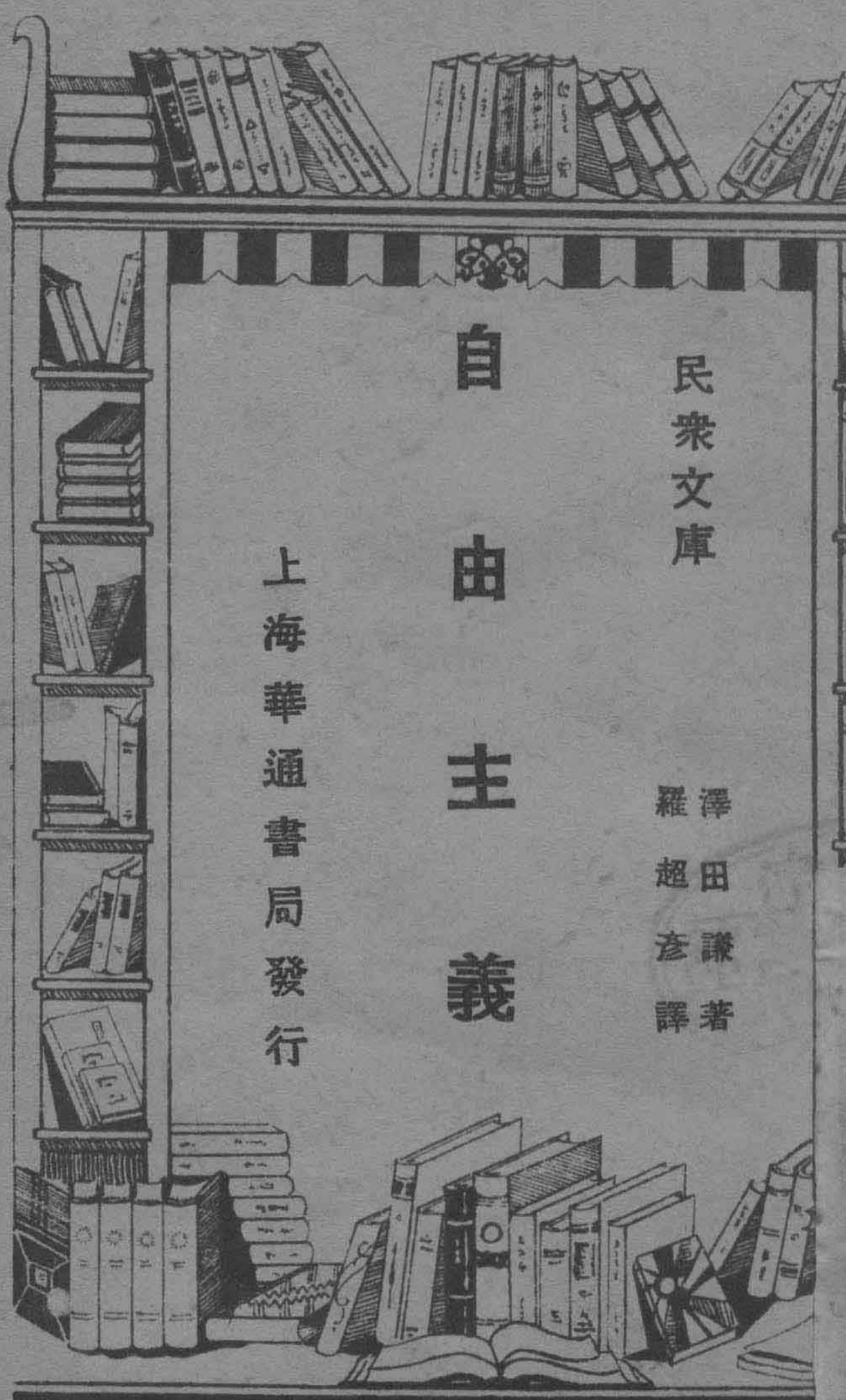


自由主義

A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library or bookstore. The scene is framed by a bookshelf on the left and right, and a top shelf. The shelves are filled with various books, some standing upright and others stacked. In the foreground, a large open book lies flat on a surface, surrounded by other books. The central area is a large, light-colored rectangle containing text.

民衆文庫

澤田謙著
羅超彥譯

自由主義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民衆文庫

自由主義

實價：大洋二角



版權所有

著者

澤田謙
羅超彥

發行兼
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
街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
底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民衆
文庫

自由主義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希臘時代的自由主義(上)	八
第三章	希臘時代的自由主義(下)	一五
第四章	羅馬時代的自由主義	二一
第五章	中古時代的自由主義	二七
第六章	自然法中所表現的自由主義	三四
第七章	經濟思想中所表現的自由主義	四〇
第八章	日本的自由主義	四六

錄

目

第九章 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五一

第十章 新自由主義……………五七

自由主義

第一章 緒論

自由主義是一個人生觀。或是對於社會的一種態度。從這點看來，他雖同屬於社會思想，但不像社會主義那樣的對於現在社會制度，有一定之改造的企圖，卻是只可和保守主義、進步主義等相提並論的一種社會思想。

原來自由主義，也不是和保守主義、進步主義之類全然同一範疇的。因為他既是一個人生觀，在這一點，他自己就應有個獨特的地位。不過我們要注意的，這樣僅

是一個「人生觀」的自由主義，何以不得不認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想」呢？這是由於他對社會的態度的緣故。

所以把自由主義當作一種社會思想來看待的時候，我們第一要考察的，就是他背景的時代社會。因為根本的自由主義雖相同，若適用的時代社會不同，就可生出絕大的差異來。換言之，自由主義，是歷史上流轉無窮的社會思想。希臘、雅典的自由主義，不必和十九世紀歐洲的自由主義相同，法蘭西革命時代的自由主義，或曼徹斯特（Manchester）學派的自由主義，也不限定就和今日我國或日本的自由主義相同，至少，在社會思想上，也生出多大的差異了。

最近英國學界方面，又唱出了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之名，東方日本也竭力在宣傳。本來自由主義自身，無新舊之別，不過他成爲一種社會思想，是要常常改換面目的。若作背景的社會變動了，自由主義也不得不同時變動而現出新面

目來。所謂新自由主義，決不僅是在曼徹斯特學派死灰上注以油膏，使自由解放的 *Laissez-faire* 經濟政策復燃了的東西。

和現代社會關係特別深的，是第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這個自由主義，在某種意義之下，作了現代社會的基礎。至少也是他的出發點。其餘燼至今還留於各地。所以自由主義論者，不得不費相當的力量來把他說明。加之，以現代社會為背景的「新自由主義」，現在既未完全成立，我們轉眼來回顧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確是建設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思想之一種手段。

但是同一個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也可明白的分為兩派。第一，是以法國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為創始者的天賦人權論的自由主義。第二，是以英國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為代表者的個人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這兩種自由主義，雖互相錯綜發達到如今，然其成為社會思想，確有可以顯然識別

的特性在。

當民主主義排斥最盛的時候，民主主義也叫作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也叫作自由主義，所以有些學者，就想把這三種主義打成一片，相提並論，而於思想界另闢一生面以驚倒世人，然而這是由於兩種誤謬所致，即第一不了解自由主義的歷史的流動性，第二不識別自由主義的兩大潮流。所以本篇想把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略略詳細考察一下。

由上所述看來，自由主義的社會思想，各因其時代和社會，各具有一種特性，互不相同，然其根本的人生觀，卻常同歸於一。本篇以評論社會思想的自由主義，尤其是以現代社會中的自由主義為主要目的，對於人生觀問題，本不想深入，在這裏簡單的說一句，自由主義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以個性的自覺和價值為基礎的一點。原來「個性」中心主義，也不限定就是個人主義。就「個性」中的遠心力和求心力即

個人性和社會性的問題而論，同屬於自由主義者的中間，也發生個人主義者和團體主義者的差別。果以個性的價值爲立腳點，自由主義往往易流於個人主義，這是一定的事實，但此時社會性的制約，也是仍然免不掉的。

我們把自由主義作爲社會思想來觀察的時候，若立腳於個性的價值，千人中承認一個人的自由，則不得不承認九百九十九人的不自由。譬如所有權的自由，若承認一人對於某一物的所有權，則九百九十九人對於該物的所有權，都不得不加以否認。在這裏自由主義的煩悶也有，自由和平等的衝突也有。自由主義，結局雖能達到平等主義，但自由和平等，卻是一個相反的觀念。在自由主義的思想史上，這自由和平等所以會顯著的相鬥起來，就是這個緣故。

但是這些問題，容後逐漸說明。要之，自由主義，是從個性問題出發的。而個性的價值，所以這樣注重而爲一般社會所要求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個性太被抑壓的

結果。無論法律的、政治的、經濟的種種社會上的制度，苟有妨於個性的自由發展，在這裏就有不能不主張自由主義的歷史的必要。所以從社會的見地看來，自由主義的歷史，常常是一種叛逆史。凡有盲目的社會的抑壓，而又有個性的自覺之處，必定會發生自由主義。

在這種意義，現代社會中，確有產生新自由主義的許多理由在。縱令法律上，政治上，把社會的個性抑壓，漸漸除去了，而比這更強的經濟的抑壓，又一天加重一天，結局一般所獲得的那些自由，都不能不歸於烏有。這就是現代社會的現像。社會主義，確實很能洞察這個缺陷。社會主義最強固的立脚地，恐怕就在這一點。自由主義，也挺身出來反抗經濟的抑壓。然則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有如何的區別呢？

這也是頗費解說的問題。容我後來再說。但在這裏請豫先聲明幾句，依愚見看來，社會主義中，當然也有許多派別，取法於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有，反對自由主

義的社會主義也有。而我根本的主張，確信自由主義，是現代社會所必不可缺的。老實說，我自己就是所謂自由主義者之一人。至於自由主義是什麼，當在下面逐項的來說明。務必使讀者得個明瞭的觀念。

第二章 希臘時代的自由主義（上）

希臘是自由主義的祖國。而其中，當然就是雅典（Athens）。

世人每每把自由主義一概當作希臘思想，其實以雅典為中心的愛奧尼亞人

（Ionians）的諸國和以斯巴達（Sparta）為中心的多利亞人（Dorians）的諸國

之間，社會思想大不相同。現在剩留着的所謂希臘思想，是以雅典思想為主。又同

一雅典思想中，更分兩大派別，第一，是哲學家的思想，以內政問題為主，多立脚於個人

本位，以解說社會問題，第二，是歷史家的學說，以外交問題為主，往往依據社會本位，評

論國家政策。而所謂自由主義的思想，多屬於前者，即由各哲學家提倡鼓吹而成的。

在希臘時代，最初的哲學家，恐怕就是詭辯學派諸人（Sophists）。在這以前，希

臘並不是沒有哲學家，但皆處於宇宙論的時代，所謂人類，所謂社會，都不能脫卻自然的桎梏。他們所研究的哲學問題，不外宇宙構成的元素，或指爲火，或認爲水，或斷爲土，或決爲空氣，純屬自然界的現象，和人類社會毫不相干，所以社會哲學，當時還未胚胎出來。把人類和社會推向前，把自然哲學引向後，開創了希臘哲學基礎的，第一是詭辯學派的功勞。

詭辯派哲學家，是希臘啓蒙時代的產物。他們爲着滿足當時之知的要求，一生努力講述學問。當時的希臘，因戰勝了波斯的結果，國民思想，已顯然勃興起來，而雅典的政治組織，採用民主主義制度，對於有智能的國民，尤能給以活動的機會，因此詭辯派哲學家，對那一般有野心懷大志的青年們，像是專來供給有用的武器。哲學從天上說到地下，學者從書齋躍出街頭，都是起因於這種情形。然在這情形之下，把sophist當作「詭辯學者」，漸致誤解爲堅白異同的無謂之徒，也就從這裏開端了。

雖然，sophist 不是單純的詭辯學者，卻是哲學界上大胆的先驅者。尤其是他們所提倡的自由主義，對於雅典政治的進化，給了許多的貢獻。而且他們的根本思想，當然就是在個性的自覺，他們在向來的哲學上，開闢了一大新生面，放射了人類的曙光，真可算得是第一人。

詭辯學派的創始者，是勃洛大哥拉 (Protagoras) 氏。他曾經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即「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到今日還很有誤傳的，簡直把他看作一種虛無主義一般，但是他所說的為萬物尺度的那個「人」，決不是指個個的人而言，卻是普遍的一般人類的意義，後來哲學史家，用心考察，纔能漸漸了解這個意思。若人類個個各有其尺度，那末萬物也就個個各不相同，終不能捕捉其「實體」。這就是哲學的自殺。而勃洛大哥拉的意旨，決不是這樣的。他是在人類的中間，抽出一個人，為哲學的人，即概念的人，令作了「萬物的尺度」的。

這是自由主義思想的根本問題之一。即把「人」看作單純的個人的時候，則所謂「人」的自由，必定是個人的自由。而無制約的個人的自由。結局不得不陷於一切價值的否定（即哲學的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促成的原因就在這裏，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所落入的陷阱，也就在這裏。勃洛大哥拉爲避免這個陷阱起見，所以把「人」的觀念抽象化而又普遍化了。於是個性之中，又包含有社會性。縱令他當時沒有這個明瞭的意識，其結果卻達到了這個地步。

雖然，勃洛大哥拉所築的防壘，決不是堅固的。他所抽象出來的「人」——其哲學的意義，是很薄弱的。後來詭辯學者的墮落，就是從這缺陷發端。本來自由主義，最易流於個人主義、主觀主義及功利主義。勃洛大哥拉既把「人」認作「萬物的尺度」，對於一切法律制度，都下了銳利的批判，後世詭辯學者，對於這種價值批判，過於急切，遂至陷於自滅的虛無主義了。例如博學的喜庇亞（Hippias）曾說

「法律是人類的暴君 (tyrant)」主張法律否認論，又如特拉栖馬和斯稱「正義是強者的利益，不正義是人類自己所得的利益」而走於極端的功利主義，都是這個結果。

「人是萬物的尺度」——把這個「人」認作單純的個人的意義時，這是絕對的個人主義。而這個人為自己的利益起見，不能不決定何者是真，何者是偽的時候，功利主義就從此中萌出芽來。這是自由主義中一種個人主義的功利主義的傾向。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明明白白帶有這種傾向，我會在後節說明。希臘的自由主義，更走到這以上的程度去了。即所謂詭辯是。萬人有萬人的尺度，則萬物乘萬物又有萬物結局，「真偽」概被否定，哲學不是給我們以解決，只是給我們以疑問了。而這疑問，既不能由「真偽」來解決，終久豈不是一定要陷於堅白異同的詭辯嗎！

與這詭辯學者之自殺的論法起而對抗的，就是蘇格拉底 (Socrates)。但在廣